



白鶴羽士啣金棟凌霄

金箔仙人呼紅雲助駕

燕朝自請龍虎山張真人在南都斬了猴精。世子具密表奏聞以後，只道妖寇自有殄滅之日，不料數年間連失了淮南江北河南西楚各處地方，橫截了中原，弄得子南父北，只從海道通使，國勢甚是窮蹙，又加塞外俺答乘中國有釁，歲歲請市索貢，誅求無厭，譬諸患病之人，心胸先有膈痞，腰背又生出癰疽，醫治得那一邊好，既而得了姚少師安慶大捷，奏疏燕王私喜道：江南高枕無憂，我今出兵先伐俺答，正集羣臣商議，忽天上降下兩隻白鶴，整整的立在金殿之前，延頸舒翼，長嘯一聲，竟變作兩個道士，羣

臣莫不驚詫。燕王疑是濟南妖人。喝令衛士快殺此怪物。道士搖手道。陛下息怒。臣等爲平寇而來。莫認錯了。燕王半疑半信。掣取佩劍在手。指着兩個道人說。汝且奏來。倘有半字虛僞。怎瞞得朕。立刻斬爲兩段。道人方纔稽首。昂然而言道。終南山有位太孛夫人。具蓋天蓋地的神通。無量無方的變化。與那山東姓唐的。是生生世世爲仇敵。特地奏請上帝來降伏他。一則洩自己之夙憤。二者爲陛下平定江山。只因陛下原是真命帝主。福分甚大。所以降此神聖。臣等是他弟子。先來報知。看陛下有至誠心。沒有這位太孛夫人。却不是輕易來的。燕王看這道士嚴聲厲色。

侃侃鑿鑿。不像个奸細。便道。他既知朕是真命。願來扶助。功成之日。自然大加敕封。使天下的人都崇奉他。豈不榮顯。你兩個可去請來。道士微微笑道。古來帝王之求賢者。如商湯有莘之聘。高宗版築之求。文王後車之載。先主草廬之顧。彼不過塵世的賢人君子。尚且如是尊重。何況超出三界之神聖。怎麼說着臣去請呢。燕王道。這話說得近理。朕將玄纁玉帛。差个天使同你前去。便了。道人說。若是這樣輕褻。是決不來的。庶民之家。信了佛法道教。尚然大施金錢。何況貴爲天子。只用些幣帛。又着个官兒們去。足見陛下不誠心的了。燕王叱道。難道不是差人。朕到自去。

請他不成。他不來。朕自有法。平此妖寇。毋得妄言取罪。道士相顧笑道。未必未必。我師原說。直待太子登基。然後顯神通。爲他平妖滅寇。如今這皇帝心驕氣傲。不屑去出力。的由他直殺到京中。干我們甚事。燕王的話。原是色厲內荏。不肯下氣。與這道士。如今被他說得。又痒又疼。一時轉不過話來。正在難處之際。隨有善於逢迎的大臣一員。俯伏奏道。彼既口出大言。或者真有大用。果能平寇。不妨厚禮去請。如有欺誑。自當從重治罪。今且問他。須得怎樣。便來。燕王道。那厮出言無狀。甚爲可惡。想着太子登基。豈不是咒詛朕身。道士卽抗言道。陛下差矣。太子登基的話。不

但陛下是真命。足見太子也是真命。萬子萬孫。長有天下。怎麼認作咒詛。燕王方回。嗔作喜道。這話纔是。朕當遣親王一員。用黃金千斤。明珠十斛。去召他何如。道士見說得入港。便道。如今太孛夫人。正在構造玉皇寶閣。尚少金棟一根。陛下若果心誠。這個就是幣儀。然後去請。再無不來之理。燕王見說到布施。料是幻術。借此化緣。來哄金錢的。我給他个善治之法。遂諭道。金棟何難。你到數日之後。來取便了。道士稽首稱謝。仍化作白鶴。凌空而去。那員大臣。是兵部尚書劉儁。又奏道。金棟必需數萬黃金。陛下怎就許他。倘若是弄些妖法來化緣的。豈不爲他所誤。燕王笑

道卿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朕造成一根梁棟放在金殿之下。他如何可以取得。必須車輛裝載馬牛扯拽。那時朕着羽林壯士護送而行。看他落在何處。一面行知地方官員。若是妖人就便擒他了。劉儂隨奏聖鑒如神。非臣所能測。於是兩班文武官員都俯伏在地。隨着劉儂着實和讚了幾句。方退朝而散。數日之間。上方匠製造金棟甫完。擡向殿前。燕王大會羣臣。早見一雙白鶴飛下。並不如前變作道士。但向空長唳一聲。忽又飛下白鶴三對。竟將這條金棟各啣在觜。看他徐徐而行。出了殿簷。一陣風響。騰上空。中燕王疾忙下殿。仰首看時。金棟已在靈霄之內。如七八

隻鴻雁。共啣一蘆。向西而去。已不見影兒了。燕王大叱怪事。仍回殿中。坐在御床。羣臣皆叩賀道。陛下洪福齊天。真仙下降。指日可滅妖寇。燕王躊躇一番。已有主意。隨諭諸大臣道。適纔那羣鶴是西去的。正合着道士終南山的話。朕想太孫已長。又有姚少師在彼。可以留守南都。朕卽召太子回京。令其代朕巡狩陝西。便向終南山細訪。如果有恁麼太孛夫人。隨令其名來。若係妖人。卽在彼處起兵。勦滅。省得又釀成山東之禍。諸大臣又奏稱。睿算神謀。無微不至。燕王大喜。因此上差官到南都的。當下世子召使入殿。呈上敕書。是燕王親筆。召令世子星赴北闕。定限在五

日內起身。世子猜摹不出，問來使亦茫然不知。因召集百官商議，咸謂少師初喪，恐敵人乘釁興兵，有意外疎虞。但父命唯而不諾，君命不俟駕而行，豈可稽遲？總是首鼠兩端的話。終日不決。世子回宮寢食不寧。遂巡至第五日，忽報又有敕使到來，疾忙召入，呈上燕王手敕，是委令太孫留守南都軍國重任，交與英國公張輔、平江伯陳瑄二人贊理。要知道前敕尚未知姚少師已死，此敕是見了少師已死的奏疏發的。世子心內方安，卽刻陞殿宣敕已畢，隨發令旨於次日起行。一切水陸車馬都是預備整齊的了。世子止帶經筵講官黃淮、芮善二人，並羽林軍將等排駕

出正南門。太孫與大小臣工遠送，不消說得單表。這位太子就是仁宗皇帝，乃聖明之君，行動有百神呵護。從陸路到丹陽，下了龍舟，至江陰君山脚下，少不得要換大海鯁船。方在登岸昇輿，突見山頂奔下個人來，遍身金光燦爛。羽林軍張弓挾箭，齊聲吆喝。太子龍目一看，是個道士，身上穿的是金箔氅衣，鱗鱗片片，隨風飛動，顯出肌膚。正值寒天，自然是個異人了。亟令左右前去召請。那道人卽到太子面前，打个稽首道：方外金箔張與殿下有緣，特來助駕。太子大喜，卽命後車與真人乘坐。金箔張道：不消將身一縱，早已飛到海船帆檣竿上，立着衆皆大駭。芮善諫太

子道此乃妖術。恐怕是濟南奸細。殿下不可輕信。太子道。卿亦慮得是。但孤家要以誠心格他。卿不知鉏魔之刺。趙盾乎。若有命在天。彼奚能爲害。倘或我生不祿。則萬里海濤之險。安保得平穩無事。說話之間。已到海舟。道人遽然躍下。大嚷道。龍神在此送駕。一路大有風波。心不誠者。總去不得。太子道。請真人指出。孤家自當遵教。金箔張指着芮善道。這是猜我做奸細。第一个不可上船的。其餘指出。的。竟有十分之七八。太子欠身道。孤家祇帶得兩員講官。若再去其一。恐父王見責。就令芮善向真人謝過。方纔允了。餘者盡行發回。道人又向太子道。就是船亦止用一隻。

現有神將在空中扶助。龍君在水底護送。只爲着殿下。若是別个船隻。誰來採他。太子下令衆人都上御舟。隨請真人進艙。金箔張不應。又一縱在帆竿頂上。那時正是大逆風。道人却向南方呼口氣。化作一朵紅雲。端端正正。捧在桅檣上面。大喝一聲道。火速行者。只見其船如飛。搶着逆風衝波破浪而行。如雷霆霹靂響震山谷之中。道人方纔下來。盤膝坐在船頭。太子又令黃淮芮善固請入艙。道人說你們不知就裏。各從其便。到夜間。太子秉燭而坐。與黃淮二人說逆風行舟。道家有此異法否。黃淮道。但聞有呼風之法。與迴風返火之術。今彼與逆風抗衡。實不能解道。

人在船頭大聲說道。大凡順天而行者。謂之正法。逆天者。就是邪術。風爲天地之噫氣。豈可逆天而使之回轉耶。太子聽了這話。合乎聖賢心中大悅。又請道人進艙。又辭道。諸神在此效力。貧道豈有偷安之理。於是太子坐以待旦。飭令衆人總不許安寢。兩日夜已到天津。就起早入京。太子緩言請於道人說。真人所穿的金箔紙衣。恐父王見了。責備孤家不爲另製衣服。道人呵呵笑道。這一件衣。要活數萬人的性命。殿下那知道。我又不做你家的臣子。難道要換朝衣朝冠麼。況且貧道不願進朝。不消慮得。太子道。孤家固不敢強。但在父王面前。豈有不行奏明之理。那時

召請。竟沒有真人。孤家難逃欺罔之罪。真人道。如此我暫爲殿下遲留半日。於是太子諭令黃淮、芮善伴着道人。從後綏來。自己與羽林軍飛馳至京。入宮請安。燕王大驚道。兒來何神速也。太子把金箔道人助駕之事細奏一番。燕王大喜道。我父子總是真命天子。就把白鶴道人啣棟之事也與太子說了。我的初意原是召汝回來。要代朕到西秦去訪着了太孛夫人。請他來降妖寇。今既有這個真人。也省此一走。卽命中使去迎請金箔道人。說未畢。道人已從空而下。太子疾忙立起道。這不是真人已在此。燕王亦降榻相迎。慰勞了幾句。隨令取金龍交椅來請坐。燕王欣

然而言道。東宮一路甚藉道方。功莫大焉。朕當敕封真人。為國師。享受富貴。金箔張大笑道。我請問陛下與漢高孰勝。燕王只得謙一句。說朕有所不及。道人道。商山四皓不肯臣於漢高。而願侍太子。只為惠帝是真心待人。高帝是假意籠絡人的。若貧道做了陛下的國師。就算不得是真。人也是個假人了。如何使得。莫說莫說。燕王拂然。只得勉強笑說道。漢高是誰。惠帝又是誰。朕是誰。東宮又是誰。那商山四皓倒底安的是漢室。今真人輔佐了東宮。也是為朕的社稷。分不得父子。朕不是以富貴加汝。要煩真人討平山東妖寇。若不稱為國師。豈足以服六軍之心。金箔張

道。差了。差了。古者聖王興兵。必須名正言順。若名不正。時所謂。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貧道雖係方外。凡有行動。也須折衷於聖人之言。那有助汝行事之理。燕王遂折辨道。爾既知東宮為真命。難道朕倒不是真命。山東妖寇反亂。王者之所必討。有向名不正處。道人就支斷道。難道建文皇帝也是個妖寇不成。燕王道。朕當日原法周公輔成王。他自出。與朕無涉。朕是高皇之子。子承父業。理所當然。沒有個遜位與他人的。如今妖寇不過借他年號。煽惑人心。真人怎也認是真的。朕不能解。金箔張道。你說。是名正。他也說是名正。少不得千載自有公論。貧道方外。

犯不着與你們定案。燕王見他說話挺撞，知道不肯助力，只因有護送太子之功，不好訶咤他，乃改口道：「朕以一戎衣而得天下，豈不能平此小醜？真人懶於事就罷了。」道人大笑道：「爾仗的是太孛夫人，怎說是自己能平他？這不是假話來哄人，足見貧道說太子是真，陛下是假，不錯了。」燕王語塞，金箔張隨向袖中取出一紙，遞與太子道：「留此為日後之驗。」遂緩步而出。燕王令左右追請，先看紙上字云：

太陰之精 太陰之貞 鬼母之劍 天狼之箭
太孛之神 太孛之噴 后土之土 水母之母

燕王看了，全然不解，遞與太子，只見宦官數人擁進一個

道士，說就是金箔道人變的。燕王注目看去，雖然鶴鬢星冠，却是塵顏俗骨，問宦官怎見得是金箔道人變的。奏道：「奴婢輩盡力趕這穿金箔的，他只緩緩而行，再也趕不上。出東華門時，他一手指道：『有個送濟南信的來了。』早不見金箔道人，豈不是是他變的？那里又有別個道人。剛剛正在東華門呢。」燕王笑道：「你不肯為朕討寇，也不強你怎麼變了原形來戲朕呢？」道人叩首道：「方外微臣是來進書的。」纔走到東華門外，就被這些太監爺們攔住，說是金箔道人變了哩。微臣正要見萬歲爺，進一幅仙書，所以將機就機，不敢置辯，一徑隨了進宮，求萬歲爺赦臣擅入宮門之

罪燕王大笑說所進何畫取上來看道人舒手在袖中探出宦官接了呈上燕王正不知月殿仙容怎落星冠之手遂爾令燕朝天使却爲花面之徒下回便見

洪崖曰道士化鶴而啣棟傳紀所載永樂時實有其事外史撰出爲太孛夫人所使不啻片雲而化五彩仙霞第孛爲至陰之邪氣月爲太陰之正氣其旨在於以邪凌正仍有合於至理斷不可以作小說觀也

珠崑曰白鶴道人是以邪助邪故必須黃金而後肯助金箔真人是以正助正不但不須黃金而亦事畢卽去微妙之論也乃於金蟬脫壳之間而又幻出一張幻容真所謂幻想幻想鬼神莫能造其域也

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書

丹青幻容獻仙容

金剛禪魔闕法寶

燕王展畫一看。是個絕世佳人。凭闌玩月圖。翠髻雲冠。霓裳霞帔。半是道家粧束。雙眸滴滴。凝視月華。意中若有思慕。幅旁八个小篆字云。濟南賽兒仙子真容。真個人間絕無。天上希有。但不知可能當作真真。呼之欲出。燕王目眩心迷。定了定神。見太子側坐。遂卷在手中。諭衛士道。他的畫用得。朕暇時還要名問。可好好安頓着他。不要放走了。衛士率領道士自去。這幅畫是一部書的大關目。却在後面鮑姑日內說出。乃行文家倒卷之法。而今先敘出個來。

由聽者那道士也姓張名志幻。又叫作幻客。向在泰山天齊宮內平素善於寫照。自稱爲僧繇之後裔。唐月君遊泰山時。他瞥見了驚心道。就是藍珠仙子。瑤臺素娥。那裏有恁般的容貌。不可當面錯過。在山上山下候着。看了兩遍。回去圖出个影來。只好有得小半風神。後來聞知月君幸河南地方。他又趕去。究竟是走馬看花。不能真切。遂住在濟南郡中。專候月君駕出。細看了幾次。竟摹得有七八分的光景。頓生个妄想要去獻與燕王。必然動心。納作后妃。豈不既息了干戈。又得自己富貴。算來是有福無禍。有榮無辱的。所以徑至北都。還沒有進呈的計策。先聞得有个

什麼張道人進宮。他想五百年前是一家。且又屬在同道。必然有相商的。就來候在東華門外。不意太監們竟將他說是金箔道人的變相。恰像個真有湊巧的機緣了。那時喧動了朝中百官。城內庶民。都道活神仙現身變化。有幾個舊臣知道金箔張出處的。就上个密疏。說洪武三十年間。南都大疫。真人曾剪金箔救人。不過寸許。煎湯服下。無不立愈。全活者十萬餘家。太祖曾召見。賜過齋的。於是各衙門官員。都聯名表賀。燕王看了笑笑。也不說明。胸中自有个主意。卽論太子道。金箔張已去。還須去請太孛夫人。汝其代朕巡狩西陲。就便察訪官員賢否。咨詢民間利弊。

時徐妃有病太子每日親嘗湯藥燕王又說天子之孝與庶民不同全不在此省安視膳之間卽於三日內遣發太子就道然後召張志幻至內殿屏去左右問這幅畫是誰的手筆怎見得這個人呢志幻奏是臣的拙畫就將如何見過幾次細細奏上燕王道只怕是你畫得太好了未必像這人志幻奏若論他的容貌風神臣筆只好寫得七分其不可傳處那裏畫得來呢燕王又問你將來獻與朕看是何意思志幻又奏臣想他是个孀居的各處訪求建文必有原故陛下若赦其已往以禮聘之入宮不消說是欣然樂就的賺得他來喜怒生殺總在萬歲爺手裏了燕王

心中私喜故意冷冷的說道朕素不好色但消此干戈爲中原培養元氣也是使得的汝旣獻此策就差你前去自有厚賞志幻叩首道微臣係一無名道士豈能取信於人必得遣員大官爲使臣但有竭盡微力供奔走之勞不敢與聞大事請皇上聖裁燕王因這個使者難得方在沉吟忽午門送進大名府巡方御史密本拆開一看却又奇怪本內言有个西番聖僧是姚少師的師父神通無量一爲國家出力二爲少師報仇不須一卒一騎孤身前往生擒妖寇以獻陛下等語燕王看了喜動眉宇思量以禮求他不若以法降他到其間性命難保怕不從我遂諭志幻

朕尚有政事。汝且出去靜候。乃援筆批於疏尾云。神僧為國。蓋天意助朕。須生擒唐賽兒。獻闕親勘發落。慎勿擅行殺傷。有違朕命。功成之日。定加崇典。褒封。毋忽。

發下垣中。轉送兵部行去。不題。却說這個番僧。就是道衍。到天台去尋訪不着的。叫做火首毘耶那。那是鳩摩羅什之弟子。後乃學習金剛禪。又流入於魔道。志願要做個中華開山掌教。大國師。把一切僧道法門。滅箇乾淨。獨留他這一個禪魔一派。無奈緣會不偶。只在各處周流。當日遇着了道衍。預知他有大貴之分。傳授些陰陽術數。布陣排兵之

策。原約會在天台。要借其弟子之力。以為出身之地。不料久等不來。遂航海而去。後又從海道入於山東。窺探濟南虛實。聞說道衍已死。一者忿恨。二則欣喜。他打算着報徒弟之仇。就是報皇帝之仇。這位國師是拿在手里的了。却正奏着大名府巡方御史。是拜在道衍門下的一徑去投了他。所以即行上聞。那火首毘耶那便預教造下一座九品蓮臺。在戰場上用的。是他獨創的規式。其法以合抱大木為蓮花之莖。長三丈六尺有奇。上面蓮臺圍圓四丈九尺。下有橫梁托住。安置莖上。臺之中有蓮花一朵。圍圓四尺九寸。是他的坐位。都用着五色錦綺攢就萬片的蓮瓣。

宛然是華山池內現出十丈的千葉蓮花。只這個假造的蓮臺便見得是那教法門。尤可笑處製出大言牌兩扇。各鑄栲栳大的六個金字云。

活擒賽兒妖婦獻作燕帝宮奴

部文行到之日。剛剛皆已備完。隨用車輛載至大名府直北。與東昌府館陶縣交界之處。將蓮臺豎立端正。大言牌離臺一箭之遠。建起大木竿。牢釘在上。看毘邪那時。只錫杖一根。鉢盂一個。別無兵器。聳身直上蓮臺。隨有好些送來的官員。都向前禮拜。陡然間黑雲四起。驟雨傾盆。是個曠野的地面。沒處藏躲。个个打得如落湯雞一般。唯蓮臺

之上。絕無半點雨星。那頭陀端端坐在蓮花朵內。不消說是活佛了。館陶縣令探知。如飛報府太守。如飛具奏。不敢隱諱。把大言牌二句直寫在奏章之內。月君見之。微笑道。他用激法來了。隨以示諸位仙師。曼尼道。雖說激將。難道置之不論。帝師不必親臨。只須青白炁丸兒。找取首級來。便是。鮑師道。他出此大言。自然也有異術。我與你須索要去看。其情形如係邪僧。即便誅之。倘或有些道行的。勿傷性命。曼師笑道。五賊之中。第一個仁字。還去不掉哩。於是三位仙師飛身而去。早望見了蓮臺大言牌的景象。曼師

不禁大怒呼起烈風排天盪地而來要連根拔去他不意頭陀手內托出一個鉢盂那惡風呼呼的都鑽入鉢內勢如萬馬奔槽衆流歸壑頓然息滅鮑師道如何這個鉢竟是風穴曼師顧隱娘道快放劍炁鮑師笑道你風吹不動就想著動刀動劍少不得我們也與他面會一番詳察詳察他的腳根然後動手曼師道他這樣高高坐着難道我們站在雲端與他賭闖不成就立刻作起法來將自己無門洞內一座七寶閣從空移至三仙師齊下閣中隱娘指着大言牌道好生可惡先砍這兩根竿子報個信息與他飛起劍丸來刮喇一聲平截斷右邊那根毘邪那那忪將鉢盂一拋底兒向上口兒向下勢若千鈞之物下墜把劍炁直壓到地化作游絲一般飛颺而去曼師道好劍炁壓着竟死了鮑師道好胡說帝師真炁鍊成的怎麼得死想已回到宮中了隱娘道然也青青兒空空兒擊刺不透于闐王遂飛遁於千里之外今劍炁不能碎鉢所以去也但此鉢非同小可怎生治他鮑師道這頭陀却是曼道兄的眷屬是個魔道曼師焦燥道怎見得鮑師笑道釋伽如來是丈六靈光太上老子是三清一炁此二道之本源今頭陀頂上顯出烈燄非魔道而何俗語云先下手爲強莫要長他志氣隨手取出赤烏鏡擲上空中早飛出千萬神鳥都

向着頭陀撲去。毘邪那又將鉢盂拋起。一吸而盡。連赤烏鏡都收去了。鮑師大駭。曼師道：「這個行不得。口中吐出蒲葵小葉。展一展。便是柄天生地化的魔王扇子。對着頭陀輕輕兩扇。這個風纔利害也。有詩爲証：

獵獵荒原萬木平。忽然拔起勢縱橫。半天日月吹無影。大地山河動有聲。跨鶴仙翁連鶴墜。伏龍禪客帶龍傾。蓮花九品曾無恙。手托鳩摩一鉢輕。

毘邪那驚道：「此羅刹女芭蕉扇風也。疾忙雙手捧定鉢盂。將口兒向着外面。可煞作怪。那蓋天蓋地的神風。竟像被這鉢盂一口吞了下去。不剩些兒在外。只落得扇子緊緊

拿着。不曾被他吸去。鮑師乘這頭陀不備。暗取鹿角棒。從空打下。却好的不偏不歪。無影無踪也。到鉢內去了。三位仙師大駭。曼尼道：「帝師學的天書。從不會用着。今日好請來試之。」鮑師道：「你道古來皇帝到御駕親征。是勢窮力竭的時候。如何使。」猶未了。遙見雲端內有八九個小兒跳躍而來。請看書者猜一猜。是個恁麼。原來是鬼母尊的九子。小天王俗語云：「是鬼母生的九鬼子。這是混話。開闢以來。有太和之氣。便有殺厲之氣。這九子是煞炁孕結而成。不由人道。爲鬼母收伏。所以爲鬼母之子。法身只像個四五歲的孩童。是生來這般小的。歷過千百劫。從不

長大。就是用起神通也。但能縮小。不能變大。小到極處。可
以聚在針孔之內。个个都能現出三頭六臂。各有五般兵
器。一件法寶。動不動就要打佛罵祖。因此鬼母尊連他兵
器法寶都收藏起了。尋常也不與他。當下從北極回來。原
是赤手空拳。陡見一座蓮臺。有個頭陀粧模做樣的九子
嗔心齊發。各顯法身。一个六條臂膊。九个便有五十四个
拳頭。比小鐵鎚還狠。轟然直下蓮臺。將這頭陀揪耳的揪
耳。扯髮的扯髮。拳頭脚尖亂踢亂搗。迅雷不及掩耳。縱有
神通。如何施展。早被摳下了一个右眼。九子呵呵大笑。擎
起他兩足向下一丢。可憐撇却寶花九品。頓落污泥。何當
飛出烈燄千尋。忽騰雲霧。且俟下文再演。

南田曰。白鶴道人之事未畢。而忽到一金箔真人。金箔
真人之事甫畢。而忽現一志幻羽士。如入山陰道上。烟
霧疊嶂。駭目驚神。接應不暇。乃志幻羽士之事未畢。而
又突然有一火首魔僧。此則三島一峰海上飛來。從空
而下。宇宙之奇觀止矣。

書雲曰。三仙師與毘邪那闍法道術已窮。若竟回宮請
於帝師。或向別處。又請救兵。此西遊記筆也。於此而欲
脫去軌轍。從空別開一路。大文人亦難措手。不知作者
何由落想。忽有九鬼子不謀而集。似乎拔刀相助。而仍

如風馬之絕不相關者耶。異哉。行文之脉。變化過於雲龍。巧幻過於海蜃。吾不能端倪。

刹魔聖主畧揭翠霞裘

火首毘耶永墮紅玉袋

這頭陀不跌下。猶可一跌下時。尚未到地。便翻身而上。泥丸宮內。口內鼻內。都噴出火來。烈燄飛騰。向九鬼子撲去。怎見得火的利害。有詩曰、

祇廟私期郎熟睡。佳人喚之心如醉。愛火炎炎口內出。千年棟宇飛灰熄。禪家自有妙神通。坐對空潭制毒龍。更有養在青蓮鉢。灌以醍醐日不竭。直到冥然寂滅處。六根燒盡方飛去。

這火不是天上之雷火。亦非人間之凡火。乃是我自己本來之火。禪家謂之毒龍。道家謂之龍雷。制伏得他。方能成

道有本事的禪和子。直待死後放出。燒却自己身軀。方謂之三昧火。若是凡人有慾不遂。此火內灼。把精髓炙乾。骨節枯槁而死。這還算心不專切的。若此心專切到極處。便是祇廟中佳人。一口氣呼出。把廟宇神道。都燒个罄盡了。那頭陀修煉千年。其得力處。就是這火。與西遊記上紅孩兒。燒孫行者的也。差方不多。九子初不知他有此神通。只得四遠跳散。那頭陀就將錫杖望空一擲。化作九條白蟒。張牙舞爪。來吞九鬼子。好小天王全然不懼。各飛拳脚來戰蟒龍。你看他

九个小兒共現二十七個頭顱。掉動五十四條臂膊。翻

騰跳躍。有八面威風。九條六蟒。競顯一十八個犄角。張着三十六個鋼爪。盤旋迴舞。具全身變化。但知道爪勝於刃。抓着處。血肉淋漓。請試看拳賽過鎚。礮着些筋骨裂斷。

九小天王身體輕捷。轉動便利。蟒龍向前噬。就跳在後。向右攬。就躍在左。在空中攪作一團。有的騰身騎在項內。板住了角。握他的眼。搥他的鬚。有的騰身跨在背上。按住了肋。揭他的鱗。屈他的爪。也有拳搗的。脚踢的。扳尾的。蟒龍旋旋舒展。不得被頭陀大喝一聲。九蟒復了原形。鉢盂平空蓋下。九子都合在鉢內。有詞爲証。

曾是鳩摩托出。今爲火首擎來。非瓦非磁。靈鷲山中石。孕就不金不玉。紫泥海內寶裝成。清冷宛似水精壺。空明儼若玻璃鏡。大可以蓋崑崙。卽有六丁神斧。安能破。小則如縮芥子。縱饒五雷天火。莫能燒。較他老祖之餅。畧差一等。比我如來之鉢。還遜幾分。九鬼子在鉢內。輪拳揮脚。要打碎這東西。不意鉢口漸漸收小起來。着了些忙。就都縮作毫毛一般。鑽入地下。鉢口兒剛剛合上。空空如也。三位仙師正在七寶閣內作壁上觀。見這鉢兒內外洞徹。晃如水晶。九子已經無影。鮑師就作法。要移取銀鍤山大石來壓碎他。那鉢盂恰像有他心通的。霍地騰空。竟連七寶閣蓋將下來。隱娘駕雲而遁。鮑師化道清風走了。單單把曼師合住。一個倒栽葱直跌下地。倏然不見。毘耶那吃了九子大虧。摳去眼珠。面上還是血淋淋的。忍着疼痛。在那里運用法寶。不期一個也拿不住。咬牙切齒。收了鉢盂。放出泥丸。宮內毒火將七寶閣燒作灰燼。那時隱娘走脫。鮑師亦斂原形。遙見七寶閣火起。不能去救。只索聽之。隱娘道。曼師如何不。走遭此大難。鮑師道。他自恃有神通。要裝個硬漢。落得做個茶毘尼了。隱娘道。如何解。鮑師道。佛家以火焚謂之茶毘。隱娘道。噫。縱使入火不熱。怎能出此鉢盂。忽見公孫大娘駕雲而至。說

帝師因劔炁飛回所以命我前來探看二師因何在此凝望鮑師亟問見曼師麼公孫道並不會隱娘犯始末畧說了幾句遂一齊回到宮中曼師正與月君坐着講話鮑師笑道做不成茶毘尼原是個曼陀尼在這裏曼師也笑道我如今要帝師陪還我七寶閣不過是房產官司若連我茶毘了就是人命案件連你們見證一個也走不脫哩衆仙師皆笑月君各慰勞了幾句便道曼師說這頭陀法術利害如今請那位去降他鮑師笑道是個魔僧只曼道兄有降魔之力再請誰來曼師道你只信觜兒胡謔難道這鉢盂錫杖是魔家之物鮑師道難道他泥丸宮內不是魔性之火你降不得你去請令甥女來便了曼師道從來只有以道伏魔沒有個以魔伏魔的鮑師發話道治河的有以水治水之法治病的有以火攻火之法漢之張京兆有以賊攻賊之智前此奎道人作祟你就不肯去請刹魔說是自壞體面難道鬼母不是魔道中出身的怎麼就肯來勞死了他呢曼師笑道好個做媒的觜牙偏偏說來都是聽得過的月君道鬼母尊在天闕不好再賣若捨了刹魔妙更無可請就取留着的一莖青絲髮出來暗暗禱告只得霹靂一聲早已不在手中了月君恐刹魔主徑去收服頭陀又煩各位仙師仍向前去接待曼師道若要接待

且把卸石寨的九仙臺移去。也好坐坐。難道去站在空中不成。就將來陪我的七寶閣也。還差好些珍寶哩。月君道。我在九仙臺上。另造一座七寶閣。送到無門洞天。以作供養。鮑師道老曼。竟是無利不往的。那九仙臺是天造地設的奇石。你就要僭據起來。只怕的少些福氣。曼師道老鮑好不知事。你看如今欵差出去。那个不賺主大錢回來。要照着我那樣。只勾木的。也就沒有哩。月君大笑。三位仙師便飛向九仙臺上。坐定。用出神通。連峰根拔起。從空飛去。輕輕的落下。正壓殘七寶閣的基上。寂無聲響。毘耶那。他們成了事。原有這些精怪會弄。

手脚若在白日。決難了當。我且待他半夜。悄然將鉢來。蓋下。待走那里去。主意已定。仍然垂目而坐。佯若不知的光景。且說刹魔聖主之髮。猶如龍化之絲。縷天矯凌虛。飛回宮內。刹魔已知必有緣故。遂在須彌山頂。運動神光。一望見有个頭陀。在座假蓮臺上。頂內噴出火燄。其勢糾糾而不紛亂。狀若虬龍之蜿蜒。長有數百尺。騰掉於半空之間。刹魔道。此火首毘耶那也。我正要收之。又見對面一座高峰。玲瓏巖嶼。其巔構有層臺。是曼尼鮑姑隱娘在內。時正月色昏黃。遂呼口氣吹去。將九仙臺罩住。如在鐵甕內一般。乃飛身直下。闔浮世界。不剎那間。已在頭陀火燄之上。

刹魔主揭起翠霞裘端端正正將數千年荳蔻含葩的玄
竅對着他泥丸宮發火的所在盤膝坐下那火燄就滅了
三分隨着燄光再坐下去已滅了一半頭陀正在運用工
夫覺着火力漸消心甚驚訝却有一胞滾熱的溺滿頭滿
臉撒將下來刹魔早已坐在頭陀頂上溺還不絕淋淋漓
漓灌注在前後衣領之內遍身沾漬腦門透進一股香氣
骨軟筋酥縮做一堆動揮不得刹魔主隨取出身邊軟玉
紅香夾袋輕輕揀起把頭陀裝在裏面迴手一招十數個
魔女都來了取了各種的法寶吹口氣將九品蓮臺及一
面大字牌燒個乾淨才到九仙臺上黑氣也沒有了三位

仙師連忙起迎道我等知聖駕將臨在此拱候曼師拍手
道列位的眼珠還是盲的不看這些宮女各拿着鉢盂錫
杖亦烏鏡鹿角棒麼隱娘道你看聖主一到連蓮臺都沒
有了刹魔道虧你們叫什麼仙眼難道我在那邊降這頭
陀總看不見麼三位仙師啞口無言刹魔道這座臺倒也
天然叫三四个魔女快快擡去安放在冠清閣右邊曼師
道算是我送與聖主的刹魔亦不理論逕飛至月君宮內
三位仙師隨後也到月君忙起迎接刹魔就南向坐下道
我們不必行禮你且看看這頭陀令魔女解開夾袋呈上
月君月君看了笑道恁般穢形怎的十分狠毒曼師道帝

師不見他魁偉雄壯的時候。狠放出毒火來。隨復遞還。魔女接在手中。向空一拋。落下來。又有個魔女一脚踢起。十來個魔女。竟當作氣毬頑耍。道這個和尚爲何這般棉軟。想是沒骨頭的。衆仙師皆大笑。月君又起席稱謝道。前承姊姊賜我金銀二伯萬。今又承大施法力。降此魔僧。話尚未完。魔主卽止住道。我見了那些佛祖神仙。便生惱怒。就是見了嫦娥。方生歡喜。曼尼接着道。只因歡喜太過。連罵也不覺了。月君說是魔僧。不知甥女是魔什麼。刹魔道。姨母弄鬚舌哩。石勒做了皇帝。下令犯胡字者處斬。有一老臣奏對言及五胡之惡。肆口毒罵。陡然想着犯了禁諱。

叩頭請死。石勒笑曰。我的法令。豈爲汝輩老書生而設。赦之不問。今我妹妹至誠。與老儒生無異。難道我倒學不來。石勒的度量。你們佛教仙教。如有人稱爲佛。稱爲仙的。就說是信心。我是魔教。稱我個魔王。豈不是尊重我麼。月君道。非曼師言。不但妹子不自知其過。亦并不知姊姊聖德淵涵也。卽命女真們設席。曼師道。不消盃酒酬勞。一座九仙臺。也算得個謝儀了。刹魔道。那座石臺。元說是姨母的。今又說是月君的。竟有兩位業主。教我謝誰呢。大笑一聲。忽然不見。也不知從天上去。從地下去了。却說毘耶那的錫杖鉢盂。原是鳩摩祖師的法寶。所以具此大神通。誤落

在他手裏的。後代大和尚亂付拂子，遂有不守清規，以至玷辱宗風，敗壞佛教者，比比而是。且看下文。

嶧山曰：試問火首是何物？紅玉袋又是何物？或謂世間以紅玉袋而降火首者，恒河沙不可數。豈盡魔道乎？曰：以正用之，斯爲正道；以邪用之，則爲魔道。

旭菴曰：以數千年豈慈含香之水，而制數千年龍雷蘊毒之火，水火調陰陽和矣。此雖外史戲言，其中的有微旨。

狀元正使現五色花臉

畫士中書變兩角狼頭

唐月君收了毘耶那之後，威靈愈震。大名一郡，又與山東河南錯壤，百姓日夜想望王師。府縣官員恐生內變，遂奉表歸附。時建文二十五年夏五月，月君御朝論諸大臣曰：鄭洽、程智往復帝命已經三載，竟無音信。昨幸禾稼有收，今復來牟大稔，兵精已足。孤家擬於秋間北伐，應再遣使前去迎駕，或得東宮監國。庶逆寇平時天下咸知有主，吳學誠前奏道：臣聞程濟扈駕有事，必爲帝卜。或者預知中土連年災荒，所以遲延至此。誠如睿論，再差六臣恭請，并奏明出師日期，自無不回鑾之理。近者又查出殉國文武

諸人及死節妻女禮臣現在追議爵謚亦應一并附奏上
慰帝念下慰忠魂月君又諭道凡建文七年已經贈爵子
謚者統造一冊齎去諸臣叩首遵命而退隨將殉國死節
姓氏爵謚先行疏請帝師裁鑒計開於左

開國勳臣男爵王大卿徵兵宛陵聞金川失守不食而
死其長子爲昌化縣丞隔絕千里不期而同日自縊
死

吳郡俞貞木曾爲都昌縣令與郡守姚善同起兵勤王
善死貞木亦死

兵部侍郎徐垕奉使招集兩浙義勇全家覆沒於京垕
守節而死

鄭居貞與其弟道同爲御史聞帝燒宮皆以死殉

梁良用官居部郎帝出宮後遜去爲舟師訪求行在已

聞燕藩僭位投水而死又族弟梁中節亦棄官去死

副都御史陳性善同大理寺丞彭與明監軍於靈壁被

燕兵獲去復縱之歸皆躍入淮河而死又欽天監正

劉伯完亦在靈壁軍中亾去死

余逢辰爲燕府教授知燕王蓄有異謀屢次泣諫及造

反觸柱而死

工部郎中韓節奉命守城燕兵入金川門孤身拒之被

殺

蕭縣令鄭恕。燕兵南下攻城。城陷死節。二女皆投井死。沛縣知縣顏瓌死難。其子名有爲。亦自剄。瓌之弟孝廉名珏。奔歸故鄉。白於父母。冠帶升堂。望闕拜訖。從容自經。其主簿唐子清。被燕兵所執。罵賊而死。典史黃謙亦死。

濟陽殉國教諭王省之。長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兵部侍郎廖平。因匿帝之太子。燕王搜捕甚急。逃之浙東死。再有京官遁去者。監察御史韓郁。郭良等二百二十四人。又外官遁去者。朱寧等二百九十餘人。多

遺姓名。尚在博訪次第奏聞。

崑山龔翊。爲金川門卒。谷王穗開門。迎入燕兵。翊大哭遁去死。

都督平安。與燕百戰。力竭自刎。

都指揮宋垣。被燕兵圍困於靈壁。同叅將馬溥。皆戰死。都指揮朱鑑。與燕兵戰於松亭關。陷陣而死。

都督陳暉。與燕百戰。力盡而死。

都指揮陳質。守大同府。被執不屈死。

指揮滕聚。與燕兵苦戰。負重創而死。

武安侯郭英。與燕戰敗。鬱忿而死。

鎮撫周拱元率步兵防餉舟。為燕兵所劫。戰死。指揮彭聚戰死。其外丁良朱彬等陣亡者甚多。不知名姓。容訪再奏。

月君覽疏見議定爵諡。咸各允當。遂臨朝諭羣臣曰。大冢宰程亨原自帝所差來。少宗伯曾公望前曾訪求行在。非此二人不可為使。卿等其速往。孤家待汝反命。然後出師討賊。慎哉。毋忽。二人欣然受命。方將罷朝。忽滿釋奴傳進飛報。說界上有燕國差使二員。一是狀元。官拜禮部尚書。一是畫士。現居畫苑中書。加太常卿之職。羣臣聞之。莫不疑訝。月君勅下守界官員。許其入境。并諭府尹高不危。令

於燕使到日。率向帝闕朝見。詢明何事。奏復孤家裁奪。却說燕王因毘耶那被擒。料道無法可勝。又徐妃適已病。便用着志幻所獻的妙策。已備下二十萬金珠。送到河間府庫。先來通使以圖僥天之幸。好作納采之禮。聘為正宮。差來的狀元。就是胡靖。不但禮卿為職。分所該。又是燕王的心腹。無可奈何。迫於君命。戰戰兢兢。知道性命不保的。那道士却坦然無疑。只一幅畫兒。已騙个美官到手。若事成之日。自然更加榮顯。縱使不成。亦沒有利害在內。所以意氣甚是揚揚。及到濟南。下了公館。適聞沐西平侯。差有官員來闕下奉表朝貢。已到皇華亭。胡靖連說奇事。令從

人情去探聽姓名。有頃回報。原來是胡靖。當日在沐英府中相識的。不勝大喜。卽於次日黎明。先往拜訪。一見懽然。胡靖請屏左右。促膝而談。微微問道。不知西平侯到此。朝貢幾次。差官應道。只今是第一次。胡靖又道。他們奉的建文虛位。不過借此作亂。豈肯忠於本朝。沐公遠在萬里之外。不知其僞。早是我在這裏。若是別人。豈不回朝奏聞。多所未便。差官聽了。愕然問道。建文帝在濟南與否。胡靖笑道。這句是欵話。建文若果到此。便爲杞上之肉。有程濟能知天數。斷乎不來的。差官又問。濟南起兵二十餘年。據有中原地方。今上亦無奈何。他怎麼建文一來。便爲杞上之肉。胡靖附耳說道。不來則崇奉其名。爲搖動人心之計。若一歸闕下。則與漢獻帝。唐昭宗無二矣。差官連連點頭道。必竟老先生見得到。向來建文帝原在和曲州獅子山白龍菴內。西平侯因曾受過眷注。常差人饋送些珍奇品。味向後聞得濟南有人來請復位。就下川中一路來了。目下滇黔蜀中百姓。个个傳說建文皇帝。又已登極。敝主沐昂。是新襲爵的。例應進表。所以差遣下官前來。原因通國訛傳。未能深察虛實之故。並不是背着今上。反來趨附這邊。還要求老先生曲意容隱。方爲至契。胡靖道。我與西平是何等之交。不消囑付。今却有借重尊官之處。差員道。正是。

未曾問得老先生有何公幹到此。胡靖就悄悄把來意說了。又道原是忠則盡命的所在，利害也顧不得，但求尊官以心相照。到緩急之際，好言相贈，感激無盡了。慙慙致囑而別。回到公館，早有府尹高不危打導來拜。胡靖與張志幻疾忙趨迎，遜進禮畢。胡靖開言道：古來兩國相爭，其間必有往來之使。幸則成功，不幸則敗事。茲有璽書上達帝師。唯老先生有以教之，高不危朗聲應道：這須大臣會集闕下之時，先將來意宣明。僉議一番，可上則上，公事公言。不是在此處說的。先有一句話。當時燕王僭位之後，登基詔書是個什麼呼猪胡狀元屬草的尊姓，也是胡，是否同

宗。而今其人安在。胡靖急得汗流浹背，紫漲了面皮。又惱又羞。正值奚童捧茶至前，便離席讓茶。直打一恭至地。呷過了茶，勉強應道：草詔的不是別人，就是小弟。從來忠孝不能兩全。如方孝孺、胡閏、高翔，以不草詔書而至夷九族十族。弟忝在具慶之下，不忍父母老年屠戮。卽此一念，不得不草。至呼猪二字，則不知所從來。高不危笑道：可以呼猪。卽可以草。詔若不肯草，詔亦斷不呼猪。方胡高三公身為忠臣，子爲孝子，妻爲烈婦，所以能不草詔。彼九族尚且不顧。而况夫一猪哉。忠孝本無二致。盡忠者卽爲盡孝。不孝者亦必不忠。若于背君而親，則喜之。其相去也者幾希。

說畢拂衣而起。胡靖等唯有鞠躬送出。氣得目睜口呆。自在館中躡來躡去。心內躊躇道。第一個來被也羞辱至此。若日逐來个把兒。怎麼了得。我若是徑詣闕下。那其間縱有舌劍唇鎗。如何敵得他們惡黨。就有地孔也鑽不下去。我帶的多少禮物。原爲着幾個舊友。如今看起來。决無情面。若送他時。定然返討一場沒趣。罷罷。我别有路數在此。遂叫家人取了个朱紅篋兒。又到皇華館來。見西平侯的差官屏退從人。送上朱篋道。途次相逢。無可爲敬。聊以此表薄意。差官啟篋一看。皆是金寶之物。料必有話。遂辭道。叨尊相垂愛。未知有何差遣。决不敢拜厚賜。胡靖欠身道。老親臺言重。學生別無所煩。不過借句鼎言。早完君命。便附耳說了些話。差官忻然道。這個當得効力。隨將禮物推遜一番。然後收了差官如飛入城。先到黃門上了表章。又到宗伯衙門進了貢儀。卽在城內候旨。那時相府吳學誠因西平侯遠來進表。差官又是都督同知職銜。隨諭宗伯衙門待宴。差官於酒筵間故意佯問道。那燕國的胡狀元爲何在此。他會到雲南敝主府中搜尋建文帝的少宗伯周轅道。但聞得殺了个榆木兒。原來他是正使麼。差官道。正是正使也。還虧他有一點良心。倘若不是他來。建文帝休矣。大宗伯劉仲道。他是个從逆奸臣。貴使因何這等說。

呢。差官道：這不消說是人人痛惡的，但不知他怎麼曉得。建文帝在白龍菴將別時，密向做主道：「下官此心惟天可表，只因有同使三人不能赴白龍菴行，在一見聖顏，負心之罪，死有餘責。」做主到呆了一會，遂又固留幾日，乘便請入內署密談。涕泣不止，後做主會遣人到白龍菴奏明其事。但是他既念故主，何不殺身殉節，又做燕國的官呢？劉仲道他原是我同年，據他說有老父老母，縱使不能殉節，亦當挂冠遯去。今若有此一段，也還可恕。真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宗伯衙門大小官員莫不信以為真。差官去後，宗伯卽以此語面告相府。吳學誠道：「若果如此，且不宜慢他。諸大臣商酌，僉同差員前去請至闕下相會。」胡靖自為得計，頓足笑道：「錢可通神，遂坐着大轎同了張志幻進城。」赴闕文武百官俱已齊集。胡靖先謁建文聖容，舞蹈已畢，欷歔出涕。衆臣見了這個光景，越信他是真心。次第向前施禮。吳學誠開言道：「尚書公何事而來？」胡靖要卸担子，緩言對道：「職奉主命，有璽書上達帝師。至於其中曲折，副使太常公知道。職實未與聞。」那個欷歔道士道：「是遜與他說，就欣然開言道：「永樂皇帝是以禮而來講，兩主交權之事，以免生民塗炭。目今徐后已崩，中宮虛位，要請帝師母儀天下，同享萬年之福。諸位老先生不消說皆晉勳爵。吳學誠

等。都氣得面如土色。少師王璉大罵道。狗才放屁。堵下武將董翥。賓鐵兒就要揮拳。董彥杲以目止之。胡靖見不是頭勢。趨向衆大臣前打恭道。此意出有太常。倒是惹干戈的。怎免得塗炭。璽書是否可達。靜候裁奪。武班中董彥杲出言道。璽書不上。怎砍你兩顆驢頭。卽着武士押出關外。賓鐵兒隨指揮從人。先痛打一頓。又將狗猪牛羊的糞。喝這道士吃個大飽。高高弔着。又將一大塊塞在胡靖口內。道。你也吃些。把鐵練鎖了。禁閉在空屋之內。

可憐兩位燕邦使。對泣風前類楚囚。

那時胡靖跟隨的人役。總不知躲在何處去了。整整的餓了兩日。又沒處尋條死路。這纔是做奸臣的現報。幸值月君視朝。敕令赴關勘問。四個武士就來牽了鐵練如犬羊一般。拖去濟南府看的百姓。指着二人。千逆賊萬逆賊。痛罵不止。又有唱着歌兒。各贈他一套。兩人聽見俯首承受。是怎樣的妙歌呢。

一个是呼猪的狀元。當日裏謁至尊。受着建文帝的深恩。今日裏假惺惺。差來關下。兩目汪汪有淚痕。那知道學了越王嘗糞。與呼的猪兒。一般樣沒竅的丹心。

一个頭戴着黃冠。忽地裏變了烏紗樣。只道是富貴榮華。人人瞻仰。又豈料猪羊牛屎當作三食飯。好个賓鐵

將軍一頓拳鎚打得縮進頭兒也。恰像披了八卦衣的烏龜狀。

月君諭令三公三孤六卿五營大將軍及文武大小諸臣等都在殿簷下分班坐定。武士帶進二人好似餓鬼出了地獄來見十殿閻羅天子。匍匐至前。正不知又要受什麼刀鋸碓鑿的罪。早有女真們遞下黃麻紙兩幅。先給諸大臣看上寫着

胡靖背聖恩而事逆。又索帝於滇南。罪不容誅。今來闕下。乃以千金珍寶饋獻於西平之使。巧言傳布。心在故主。有此等猾賊伎倆。真乃燕逆之心膺也。勘問候奪。

張志幻以奸盜罪發逃於方外。乃敢潛身泰岱。窺寫朕容。何異飛塵之翳日月。此等禽獸烹之污鼎。剛之污刃。一并勘問。

文武大小諸臣皆看過了。發下胡靖與張志幻二人毛骨悚然。一一招認。叩首流血。甘心受死。聶隱娘卽下殿。將劍指着二人。各畫道符兒。胡靖只道是斬他引頸而受。好一會不見劍砍下來。偷眼看時。却有一面大鏡。正照着臉兒。都是粉墨赤硃。塗得花花綠綠。比戲子裝的小鬼判官還醜些。又瞧瞧張志幻。已變了狼的腦袋。還挺着兩個角兒。武士喝令二人向鏡細照。倒比殺他更覺快意。遂令逐出。

城外聽其自行還國滿釋奴卽擲下原來璽書封函是未發的。諸臣見帝師處治總出意外莫不欣忭而退。胡靖等依然被武士牽出解開鎖練又饒着幾拳作餞行之禮。幸有兩三個家僕正來打探信息一見大駭有个嚷道這是妖術叫你不要慌纔說完時已變作野猪的形像喉間哼个不住連話也說不出了。那時圍繞着看的人千人萬走不過去胡靖肚裏又餓臉上又羞真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見有个酒肆一徑鑽入去倒在一个木榻上蒙頭而臥呼取酒來連飲了幾盃方覺神氣畧玉就大家吃了些東西等到昏黑方敢出城起个清早卽便登程胡靖自忖這副形狀如何回朝不免尋个死路忽想着胡濬曾說帝師寬仁大度念誦聖號百千萬里皆能感應又聞得天師斬了他部下猴精追取魂去仍行釋放或者我每日拜誦尚可邀帝師大發慈悲乃悄然與變猪的家人說了在半夜子時起主僕二人默呼聖號拜至五更而止七日之後容顏復舊張志幻見了要問時張着嘴兒但一味嗥嗥與狗無異心下憤極至渡小黃河自投於水胡靖落得好去復命。妙在兩員逆使請出幾萬天兵一封璽書求來十二罪檄。下文寫出。

香泉曰胡靖之使濟南也如岱嶽突出奇雲雖不知所

從來固自有雲之根也。西平差員之進表也。如渤海忽起靈風。浩浩乎茫無根脚。乃次敘出之差員口吻。如風之偃草摧花。具有顯著之蹟。此作者之秘訣。僅可與知者道。

碩人曰。此回是結第一篇天狼求媼之果。真大才子手筆。大慧人心眼。



